

生命的火花

(抗洪抢险专辑)

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编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录

前言	(1)
生命的火花(报告文学)	夏树人 马兴明 (3)
一份还在继续写的灾情报告(小说)	张义勇 (20)
战洪水(诗)	陆殿舆 (29)
辛酉大水长歌(诗)	罗中典 (31)
辛酉北碚洪灾纪事(诗)	罗中典 (33)
北碚大水感赋(诗)	徐绍穉 (34)
献给死者的歌(诗)	回光时 (35)
刻在历史的堤岸上(诗)	何培贵 (37)
信(四川清音)	张义勇 (39)
北碚与洪水	李萱华 (40)
在漩涡里(故事)	任 贤 (44)

前 言

今年七月，袭击北碚百余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早已沿着浩荡的嘉陵江、长江流入东海。洪水造成的灾害已逐渐消失，城乡又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北碚又恢复了她美丽的容颜。但是，在抗洪斗争中，北碚军民英勇奋战的动人情景，却深深地铭记在人们的心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还在群众中广泛传颂着。

当发狂的洪水突然袭来，一些群众被围困在水中，许多同志把个人的安危置于度外，奋勇抢救，使他们幸免于难，邓瑞甫、姜建中、肖肃三位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们不愧是英雄好汉。

当国家、集体、群众的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许多同志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大力抢运，日夜守护，使损失大为减少，在公与私发生矛盾的时刻，充分展现了英雄本色。

当洪水到来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亲临我区，察看灾情，慰问灾民，解决救灾问题。驻军和各社会单位在人、财、物等方面也大力支援。有的群众还千里迢迢，寄来了满怀深情的慰问信和钱粮、衣物。真是一方受灾难，八方支援，洪水无情，同志情深。

迅猛而来的洪水，既考验着人们的觉悟，也检验着我们的工作和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各级、各单位的领导，在抗洪救灾，重建家园的斗争中，都遇到了不少难题，但由于全局在胸，有勇有谋，自力更生，从实际出发，果断地采取了许多灵活、特殊的政策、措施，挽回了许多损失，使全区在

重灾之年，受灾群众没有惊慌恐惧，没有悲观失望，没有流离失所，没有瘟疫成灾。他们处处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充满了重建家园的信心。

抗洪斗争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党组织是有战斗力的，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是很高的。我们要把这次抗洪救灾中的好思想、好品质、好作风保持下来，坚持下去，发扬光大，进一步推动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这次我馆把本区业余作者反映抗洪救灾的作品汇编成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是历史的见证，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展现了最美的心灵，是北碚人民抗洪图的缩影。它将永远载入北碚四化建设的史册。

《专辑》收集的作品不多，反映时代精神的深度还不够，这有待于我们今后继续努力，也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生命的火花

——記重庆抗洪英雄青年工人姜建中烈士

夏树人 馬兴明

我们要向读者介绍的是个普通工人——重庆玻璃耐火材料厂砖工姜建中。在抗洪斗争中，他为抢救群众生命，英勇牺牲了。

他牺牲后的二十天，北碚区委和区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场上高挂着他的遗象，他那英俊的四方脸，明亮的大眼睛，正含笑注视着人们……

一、在惊涛骇浪中

一九八一年七月中旬，嘉陵江暴发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十五日，是洪水涨势最猛的一天。这一天清晨，姜建中五点多钟就起了床。

他的家，在北温泉对岸的大沱口他妻子所在的四川仪表十九厂。他的厂，在北碚对岸的黄桷镇，离家有十多里。他平时总是提前进厂，全厂第一个上班。

这天沿途石桥被淹，交通已经中断，但他不顾洪水阻拦，还是匆匆上路了。

我们走访了他的妻子胡大惠。这位身材苗条，娴淑端庄的青年女工，含着泪告诉了我们姜建中和家人最后一次别离的情景：“那天一早，他打了饭，把小儿子送进托儿所，给大儿子布置了作业，就急着要去上班。他说：‘水越大，越要到厂里去救灾’。他又把家里的水缸都盛满了水，才出的门。这以后，就再也没见他回来了”……

他在途中遇到三道洪水。第一条溪河，没有渡船。他跳

进波涛滚滚的洪水，就游了过去。第二条溪河，有船无人划。他一个箭步跃上船头，就帮忙划起桨，把满满一船人渡到了东阳镇。为了方便上班的群众，他连续运了三船人，才跳上岸，继续赶路。跑步十多里，按时赶到了黄桷镇。

黄桷镇正街上还差十步石梯就要进水了。他的岳母住在河边，首当其冲，急需搬家。岳母邓志超年老力衰，妻弟胡大渝右手残废，他是搬家的主要劳动力。但这天他一直忙着救灾，三过岳母家门，都没顾着吃口饭，连家也没顾上搬。

第一次，他跑过岳母的家，说了声：“现在上班要紧！”便朝坡上的工厂跑去。他所在的基建组仍照常生产。他象往常一样，熟练地砌着砖，不时帮助着其他同志，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上午十点，休息时间到了，他坐不住，拉着轻工陈凤祥，就主动下山帮助群众抢险。

洪水涨速惊人，才两小时功夫，就漫过了剩下的全部石梯，涌上了街道。只见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各个单位、各家各户都在紧急抢险搬家。他到运输社去借了一辆小板车，对直向岳母家冲去。岳母和妻弟手忙脚乱，正在着急，一见他来，连忙大喊：“建中快来，水要进屋了！”他马上把家里的东西装上车，拉起就往坡上跑。

凶猛的洪水张牙舞爪，从地下水道直往街心冒。他拉一趟车，水往上窜一尺。他拉了两车，才搬了家里的大家俱，小家俱还没有搬，看见又有好几家职工快被淹了。“我去帮他们！”他拉起板车，又往别家跑。老岳母捆起行李，抬头一看，他已走远了。岳母急得跺脚。他回过头，憨厚地一笑：

“别人连大家俱也没有搬，我们家还剩点坛坛罐罐就算了嘛，能搬多少算多少。”他就这样，第二次告别了岳母。

看哪，英俊魁梧的姜建中，拉着一辆堆得象小山似的板

板车，向坡上走来了。车上装的全是别人的家俱。他埋着头，弓着腰，“嘿佐，嘿佐”地往坡上拉。一道道汗水滚过他那白晰的四方脸，扑打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他那无领的长袖白衬衫早被汗水湿透了，合身的米黄色的确良长裤也被湿透了。他一刻也不停歇，帮本厂职工工程德泉搬完了，又帮外厂退休工人胡健民搬；帮胡健民搬了，又帮工人向元理……这是一场与洪水抢时间的战斗啊！他从上午一直苦战到傍晚。黄桷镇早已成了一片水的世界，街道成了河道，没有一户还有炊烟，已经找不到饭吃了。他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到公路上去买了点李子充饥。

肆虐的洪水逞着威风。傍晚六点，洪水已涨了立水二十一公尺，达到海拔 205 公尺。整个黄桷街道，完全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与黄桷街道一溪之隔的尖嘴地区，更被洪水四面包围，成了一个孤岛。一百多个被洪水围困的尖嘴群众，被逼上房顶、黄桷树、水塔。江水还在继续陡涨，群众面临生命危险。根据险情，黄桷抗洪指挥部立即决定，主动营救遇险群众！这时，洪水已贴近高压线，轮船已经停驶。指挥部也刚撤到小姜所在的重庆玻璃耐火材料厂，手里只有三只橡皮船，派了两名公安干部，准备各划一只，还有一只没人划。指挥部成员王源清站在厂门口，大声问：“哪个会划橡皮船？”

“我会！”刚吃了李子，准备去安顿岳母家里东西的小姜，便立刻挺身而出。

多好的青年哪！事后，我们采访王源清同志，王源清还止不住激动地说：“我过去从不认识他，当时也没看清他的相貌！”

他回厂换了件短裤，扛起两把桨，从厂门走出来，第三次告别岳母，扛起一只黄色的橡皮船，向河边奔去。

船推下水，人跳上船。洪水滔滔，江宽水急。从黄桷到尖嘴有一千多米的距离。小小的橡皮船浮在一望无际的江面上，犹如一片树叶。船没有舵，不会划的人划起来，就象黄牛碾米，打圈圈，大浪一掀就会翻船。江面上，高压线、动力线、电话线，纵横交错。水下被淹的房屋、大树、电杆，到处构成暗礁。大桶、屋梁、木料等漂浮物，又从四面扑来。要是一根木桩把橡皮船戳穿，连营救者也有生命危险。他把这一切危险置之度外，冲过危险区，把船划到了尖嘴的屋檐旁。被洪水围困的群众一眼看见船来了，情不自禁地高喊：“指挥部派船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看见房顶上挤满了老人、妇女和儿童，房子在洪水冲击下嘎嘎直响，摇摇欲坠。一些爬在黄桷树上的青年争相告诉他，他们刚才以为没有希望了，正准备把绑在树上的家俱甩到江中。他见此情景，恨不得一船把全体遇险的群众都装走。但橡皮船一次最多只能装六人，为了多救一个人，他自己跳下河去，游着泳把船推走。冰凉刺骨的江水，冻得他嘴唇发紫，巨浪挟着树干、木棒，恶狠狠地向他撞来。他躲过树干，绕过激浪，奋力把船推向黄桷安全区。

船靠了岸，他没歇一口气，又返回尖嘴。他救出了一船又一船群众，自己也越来越累，越来越饿。但这时险情也越来越严重，尖嘴的房屋已开姓倒塌。他立刻把还留在房顶的群众，转移到附近较高的水塔上，再分批把他们运到黄桷。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晚上九点，当他载着尖嘴居民周明道等人，把船划到溪河中心时，突然听到嘉陵江上传来一阵凄厉的呼喊：“救命呀——救命……”他掉头一看，只见一只家俱扎的筏，被冲到嘉陵江中去了，筏上站着惊惶失措的三个人！这时连轮船都不敢开到江中，岸上的人更是没办

法。大江中漩涡一个接一个，上游冲下的房架，几漩就被扯下江底。谁要去救，等于虎口送肉。

筏上的人和他们岸上的亲戚冯景华都没看见姜建中，但小姜却把这一切全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时天已黑了，船上还载着人。先划回岸，救人来不及了；载着人去救，危险更大。他早已疲惫不堪，饥饿难当，再要驾着小小的橡皮船到大江激流去救人，更是九死一生。但险情就是命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毅然拨过船头，向大江冲去。他既要救这三个人，又要为船上的群众的生命负责，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啊！汹涌怒吼的洪水，掀起巨大的浪头，狂暴地摔打着橡皮船，恨不得把它也卷入漩涡，一口吞噬。他沉着地避开漩涡，准确地估计着水速，拚命地划动双桨，巧妙地把船划到了木筏近旁。“稳到点，莫要慌！”他一面给三人打气一面丢过绳子，拉住木筏，镇定地指挥大家一起动手，齐心协力，顺着水势向岸边划。终于拉着木筏摆脱了湍流，使三人化险为夷。船划进溪河后，他又把在洪水中挣扎得快昏厥的殷隆建救上船，自己再次跳进洪水推船，把三人和小船一齐推到岸边，顺便还拖回了一只木筏。

“啊拉赫里拉……”他平时非常爱唱这支《乌苏里江船歌》。今天，他勇斗洪水，用舍己救人的壮举，谱写了一曲新的《嘉陵江船歌》。仅仅在这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九点多钟这段时间内，他就冒着生命危险，一共救了三十一一个遇险群众！

二、生命的火花

夜幕笼罩着黄桷。小镇停电，灯火全灭，四下一片漆黑，，再也不能用橡皮船救人了。姜建中拖回木筏，最后一

个上岸，一身水淋淋的，这才回厂找饭吃。但伙食团早已没饭了。但他一心挂牵着尖嘴还没脱险的群众，仍不肯去休息。谁也没有布置他，他却自动守候在指挥部门口，准备随时请战，继续抢险！

出入厂门口的工人，看见他坐在凳上，正在深思。啊，小姜，你是不是触景生情，也想到了自己远在市中区的老母是否无恙？你是不是也惦念温暖的家和妻儿的安全？在这特大洪水暴发的时刻，谁不思念自己的亲人呢？自己没回家，妻子会不会着急？厂办公室就有部电话机，他走过去，想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也好知道家里情况。但仪表十九厂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他多想插上翅膀，飞回家去看看亲人啊，可是他此刻更不愿离开战场！

厂办公室主任邓永福值班下来碰见他，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你一身水湿，快回去换件衣服，早点睡觉。你人年轻，现在不在乎，谨防老来落个风湿痛。”他感激地望着老邓，摇了摇头，笑嘻嘻地回答：“尖嘴那边还有人，今晚我还要下河，不能走。”厂工会主席刘智民、宣传干事刘朝礼、供销股长刘道明，一个个走来碰到他，他嘴里挂着的，也只有一件事：“我还要去救人。”

深夜十一点半，洪水水位接近海拔207公尺，已超过1905记录，达到百年来的最高水位。指挥部前人来人往，屋内电话铃声不断。

“我们厂在尖嘴还有职工！”玻璃制瓶厂打来电话。

“我们几家都还有人在那边，请你们快去救呀！”尖嘴群众的家属也陆续赶来。

“救命呀！救命！……”一道道令人揪心的呼喊，撕破夜空，从尖嘴传来。尚未脱险的几十名群众处境更加危急。

木板平房不断倒塌，近百年的老黄桷树也“哗啦啦”地被巨浪冲倒、卷走。洪水还在上涨，水塔还差几十公分就要被淹没。水塔上的人隔河发出了紧急呼救。

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人，也急如星火地闯了进来：“我们厂还有两个职工困在尖嘴，请指挥部快去打救！”

刚刚沿江视察归来的指挥部负责人刘德华，抬起熬红了双眼，认出来人是北碚玻璃器皿厂办公室干部肖肃，便耐心说明情况：“现在到处停电，外面伸手不见五指，没法再用橡皮船救人。现在大家正在想办法。”

指挥部里挤满了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出主意，紧张地讨论、比较着各种营救方案。找直升飞机吗？现在根本办不到。找轮船吗？江面有电线，它吃水又深，也没法靠拢尖嘴。眼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找一只中型木船，既能靠拢尖嘴，又能很快把群众全部救出。可是，木船又到哪里去找呢？

一直关心着抢险的姜建中，马上提出建议：“下午我划船到帅家堡，看到一条粪船，是先锋大队的，能装十几吨。要是借来，运两次就可以把尖嘴的人运完。”

“这个主意要得！”许多人赞同他的意见。指挥部很快作出决定，让三人乘一只小橡皮船，到附近农村去借船救人。首先要找个会划船的。此刻，嘉陵江临近洪峰，洪水象凶残的猛兽，趁着黑夜更加猖狂地卷起掀天巨浪。深夜出航，比白天更危险。谁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去！”姜建中自告奋勇，马上请战。

刘德华打量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墩墩笃笃，漂漂亮亮，相貌象个演员，一身水淋淋的，说话就带笑，争着划船，声音比谁都大，但却不认识，心想：“他是谁？”旁边

站着的王源清认出了他，傍晚六点以后，正是这个小伙子，已经多次出去救人，觉得也太累了，不宜再去。但一直等着任务的小姜大声争辩道：“我人年轻，水性好，会划橡皮船，对尖嘴地形熟悉，我去没问题！”

他的声音很大，连公路对面的岳母都听到了，连忙过来观看，见他又在争着出去救人。岳母心都紧了，暗暗焦急：“这么晚了，你还要不要命？你还有两个娃儿哟！”她走上前去，想劝他休息。他见岳母走来，明白老人心意，开口便笑，反转劝道：“妈，不早了，你去睡吧。”“你这个人哪！”岳母摸得着他的脾气，只好默默地祝愿他今晚最后一次出去平安归来。

为了便于动员社员借船，指挥部决定派一位干部带队。指挥部成员、黄桷派出所指导员邓瑞甫带头争取去。肖肃救人心切，也积极报了名。

子夜十二点，邓指导员身着民警服，佩带五四式手枪，拿了一只电筒，率领肖肃、姜建中，登上了橡皮船。小姜奋桨击浪，冒着黑夜，迎着激流出发了。

这时，天黑浪高，危险很大。指挥部的同志，都怀着焦急的心情，伫立在河边瞭望，等候他们的回音。

十六日凌晨一点，离黄桷岸边两千多米的小溪湾的一个山堡上，廖泽树等几十个社员，看见三人驾着橡皮船，从波峰浪谷中划来，向他们打听木船的线索。当三人听说木船已装着种子进沟里去了后，便又按社员指的方向，划着橡皮船向前驶去。

凌晨一点十分，在茫茫的夜色里，洪水滔滔的江面上，蓦地迸发出一道冲天的火光，象电焊的弧光一样，在夜空中高高闪耀。

这罕见的江上火光，把正在黄桷岸边翘首盼望的一群人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上来了：“莫非他们遇到了意外？”

直到天明，仍不见三人归来。多次派橡皮船寻找，也不见踪影。上午十一点，才在油毛毡厂附近，找到了那只橡皮船，船已经烧了个洞。肖肃、姜建中安静地躺在船里，他们的面部、身躯也被烧灼。十八日，才在附近河底，捞起了邓瑞甫同志的遗体。

原来，由于江水陡长二十多公尺，一条三万五千伏的高压线已横卧水面。三位同志驾的船，在黑夜中被一股洪水涌去撞到了高压线，不幸触电光荣牺牲。

牺牲的三位同志中，小姜年纪最轻。指挥部负责人刘德华告诉我们：“十六号上午我们到北碚汇报时，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我们过去都不认识他，厂里也没有派他来。他完全是自动站到抗洪第一线来的一个无名英雄啊！”

生命对于他来说，同样是宝贵的。十年浩劫，耽误了他黄金的年华：“三十而立”，才迎来冬后的春天。他多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呀！直到最近，他还在想到大学音乐系去深造。他惦念着年老的母亲，思念着年轻的妻子，巴望着孩子早日成材。他的妻子、母亲、哥哥、妻弟，都向我们讲道：

“他正在准备写入党申请书……”刚刚赶上施展抱负的好年头，他还有许多事正等着要抓紧做啊！可是一到需要舍己救人的关键时刻，他便奋不顾身，挺身而出！

三万五千伏高压线迸发出的耀眼的火光呀，你真是英雄们用生命点燃的最明亮的火花！

三、阳光与脚印

姜建中牺牲的消息一传开，厂里的职工纷纷赶到他遗体

旁，一个个泣不成声。连黄桷街道的老大娘，也自动凑钱，买了花圈送来，呜咽着向他倾诉：“你晓不晓得，全黄桷遇险的群众都得救了！”

他68岁的老母亲，患有心脏病。厂里在接她来时，开始没敢向他吐露实情。可她在途中听到儿子噩耗时，却非常镇定。她没流一滴泪：“我的儿子为人民牺牲了，我感到光荣。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努力搞好救灾工作。”在梅花山火葬场，与遗体告别的时候，她看到英俊的儿子被高压电烧灼的遗容，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地涌了出来。她揩了泪水，要过笔墨纸张，颤颤巍巍地用一笔刚劲有力的字体，亲手为儿子题了一幅母亲的挽联：

建中儿

光 荣 牺 牲

母亲陈馨远挽

他八岁的大儿子、一年级小学生姜梁（孟弓），也献了一幅挽联：

我的爸爸姜建中

在抗洪斗争中为人民光荣牺牲

姜梁

他慈母和幼子的满腔豪情，使人们更加为之感动。

现在，让我们继续跟踪着他的足迹，来看一看他在人生中所走过的道路，看一看这个新中国的青年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吧！

“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洒满金色的阳光……”他喜爱

的这首胡松华唱过的歌，正好描绘了他在新中国阳光下度过的一生，揭示了他英雄壮举的深厚根源。

我们和他同住一个小镇，一道参加北碚文化馆业余文艺活动，年纪也差不多，彼此早就相识。通过多方面采访，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早就去世，他是母亲一手抚养大的。他母亲这次也被评为重庆市抗洪救灾的先进个人。母亲的父亲是留学过美国的一个名医。抗战爆发时，母亲刚从上海美专毕业，不愿当亡国奴，就离开父母，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她亲眼看到，一边是达官显贵灯红酒绿，另一边是成群难民挨饿挨炸，非常痛恨腐败的国民党，拥护伟大的共产党。结果，被特务抓进上饶集中营，同新四军指战员一起坐了两年多牢。抗战胜利后，母亲生下他，给他取名叫‘建中’，给他哥哥也取名叫‘建华’。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又给他弟弟取名叫‘建成’。就是希望孩子们立志建设中华，振兴中华！

姜建中与新中国几乎同龄，又有这样一位爱国的母亲，生活中充满了阳光。啊，那是我们这一代同龄人，谁也不能忘怀的金色童年！新兴的国家，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景象。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鲜花，节日的游行，“时刻准备着”的誓言，雷锋的榜样，正是这一切，在他纯洁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理想的种子。他有一副嘹亮的歌喉，在小学就登过台，歌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希望有一天能成为胡松华那样的歌唱家，终生为人民歌唱。他更立志做个党的好孩子，长大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六三年，他初中毕业，就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阳坝园艺场当了一名砖工。十六岁的小小年纪，不到一米五的个头，白天抬石头，啃馒头，

晚上点马灯，睡草地。条件很艰苦，他却感到很幸福。工作的第一天，他兴奋得简直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望着这个笑，望着那个也笑。我们国家刚刚战胜了三年困难，他和伙伴们也用汗水来共同开拓自己的新生活。每天工余，他对着青山，和着鸟鸣，照样苦练唱歌。山风松涛熏陶着他，三年之后，他长成了个体魄健壮、善歌能舞的小伙子。

正这时，“文化大革命”的旋风刮起来了。一时间，干部挂黑牌，家庭分两派，到处闹武斗。这一切，与过去十七年的生活是那么迥然不同。但十七年的根子，在他心中扎得又是那么的深。他思索着，他觉得，生活不应当是这样，也不会长期是这样。有人斗“走资派”，他就悄悄递过一条板凳，让被斗的老场长能坐下来歇歇。什么派性、武斗，他全不介入，而是更加沉醉于音乐之中，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追求。

一九七〇年他考上了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但在“政审”时，却被划去了名字。后来他又考取过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结果还是没录取。他五次报考，全都落榜。因为当时他母亲正背着“叛徒”、“特务”的嫌疑，在蹲“牛棚”。眼巴巴地望着艺术之门，却因为并非自己的原因而无法跨入，这对一个酷爱音乐的年轻人，是多大的挫伤啊！一天，几位负责招考的文工团军人找到他家，特地送了一本歌集给他，鼓励他：“不要恢心，继续练，等你妈妈问题解决了，还可以考。现在业余演出，也是为人民服务嘛。”他紧紧握住解放军同志的手，泪水点点滴在手背上，他的心又暖和了。以后他坚持不吸烟，不吃酒，保护着嗓子。不能当专业演员，当砖工照样努力为高楼大厦添砖加瓦。不能上专业舞台，做业余演员照样尽力为群众歌唱。

可是在政治旋风刮到最猛的时候，他连业余唱歌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十年浩劫，一度给他带来了痛苦和创伤。他的性格改变了，变得更深沉了。但希望的火种，在他心中始终没有熄灭。他思考着，探索着。就在他无端被扣工资、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向哥哥讲过：“一个人活一辈子，总该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

风暴无情，人民有意，就在他参加业余艺术团受刁难的时候，北碚文化馆的同志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在他遭大字报无理攻击的时候，那位身材苗条、工人出身的仪表厂女工胡大惠，不顾流言蜚语，爱上了他这个农场“泥瓦匠”，使他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他调过很多单位，每个单位都有好心的人给过他温暖，搀扶着他走过了人生途中最坎坷的历程。

生活中有过痛苦，但更多的是欢乐。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从北碚蚕种场调到了更能发挥砖工技能的耐火材料厂，加了工资，当了基干民兵，调到政工组锻炼。范定国、黄明海书记、刘顺祥厂长多次表扬他，鼓励他争取入党。他在北碚业余艺术团也被选为了委员。家中也是喜事不断，三中全会以后，三个舅舅都平了反，弟弟也早已安排了工作。七九年底，厂办公室主任邓永福又正式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你母亲的《平反通知》寄来啦！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特务’，她是一个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寒冬过尽春花美，大地高歌唱春回。云开雾散，阳光灿烂。当邓永福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爽朗地笑着，只讲了一句话：“过去的事，就不再想了，我现在只想好好干！”

随着新中国的复兴，他自幼埋下的理想的种子，更茁壮